

提 要

本篇表达了司马迁对文学的基本认识。一是成一家之言。著述乃是生命个体的精神延续，所以“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”。他明确表示，“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在儒学独尊的时代，这无疑是空谷足音。二是发愤著书。他历数古来著述事例，得出“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”的结论。作者遭穷意郁，抒愤垂文，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。三是作史传人。司马迁开创纪传体，以写人为中心，而尤重“俶傥非常之人”，正是对人精神特质的关注。总之，司马迁的文学思想，以其强烈的主体意识，卓立于思想萎靡的汉代。

法言（选录）

扬 雄

扬雄（前53—公元18）西汉哲学家、文学家。字子云，西汉蜀郡成都（今四川成都）人。为人口吃，博览群书。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。王莽时任大夫，校书天禄阁。早年长于辞赋，后转而研究学术，著有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训纂篇》等。

或问：吾子少而好赋？曰：然。童子雕虫篆刻^①。俄而曰：壮夫不为也。或问：赋可以讽乎？曰：讽乎！讽则已；不已，吾恐不免于劝也。（《吾子》）

或问：景差、唐勒、宋玉、枚乘之赋也益乎^②？曰：必也淫^③。淫则奈何？曰：诗人之赋丽以则^④，辞人之赋丽以淫。（《吾子》）

好书而不要诸仲尼，书肆也；好说而不要诸仲尼，说铃也^⑤。君子言也无择，听也无淫。择则乱，淫则辟。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，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。孔子之道，其较且易也^⑥。（《吾子》）

或曰：人各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，将谁使正之？曰：万物纷错，则悬诸天；众言淆乱，则折诸圣^⑦。或曰：恶睹乎圣而折诸？曰：在则人，亡则书，其统一也。（《吾子》）

或问：五经有辩乎^⑧？曰：惟五经为辩，说天者莫辩乎《易》，说事者莫辩乎《书》，说体者莫辩乎《礼》，说志者莫辩乎《诗》，说理者莫辩乎《春秋》，舍斯，辩亦小矣。（《寡见》）

或曰：女友色，书亦有色乎？曰：有。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^⑨，书恶淫辞

之渥法度也^⑩。（《吾子》）

或曰：淮南^⑪、太史公者，其多知与？曷其杂也？曰：杂乎杂。人病以多知为杂，惟圣人以为不杂。书不经，非书也；言不经，非言也；言书不经，多多赘矣。（《问神》）

或问：《周官》^⑫？曰：立事。左氏？曰：品藻。太史迁？曰：实录。（《重黎》）

乍出乍入，淮南也；文丽用寡，长卿也；多爱不忍，子长也。仲尼多爱，爱义也；子长多爱，爱奇也。（《君子》）

〔（汉）扬雄撰，韩敬注，法言注。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2.25，27，41，46，149，32，112，269，319.〕

注释

①雕虫篆刻：指学童习字。虫，虫书；刻，刻符。

②景差、唐勒、宋玉：屈原后楚国辞赋家。枚乘：西汉辞赋家。

③淫：夸诞失实。

④则：法度。

⑤说铃：铃以谕小声，犹小说不合大雅。

⑥较：通“皎”，明白。

⑦折：折中，以为标准。

⑧辩：文丽动听。

⑨华丹：脂粉。

⑩渥（gǔ）：淆乱。

⑪淮南：西汉淮南王刘安，与门客编有《淮南子》。

⑫《周官》：古代关于周代政治制度的一部著作，包括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（冬官佚，以《考工记》补足）等，故名《周官》，是古代儒家主要经典之一。

今译

有人问：先生从小就喜好作赋吧？答：是的。小孩子雕虫小技。一会儿又说：大人是不作的。有人问：赋可以用来讽谏吗？答：讽谏嘛！能讽谏就罢了；不然，我担心不免成了劝诱。

有人问：景差、唐勒、宋玉、枚乘的赋有益吗？答：必定有虚夸。虚夸那怎样？答：诗人的赋华丽而合度，辞人的赋华丽而过度。

喜好书籍而不向孔子寻求，那是书摊子；喜好论说而不向孔子寻求，那

是小家子。君子发言无需选择，听言无有过度。选择就会混乱，过度就会邪僻。讲述正道而稍微邪僻的情况是有的，绝没有讲述邪僻而稍微归于正道的情况。孔子之道，是明白平易的。

有人问：人们各自肯定自己认为正确的，而否定自己认为错误的，要让谁来判定呢？答：万物纷繁错综，就由天地来决定；众言分歧混乱，就由圣人来判别。有人问：怎么见到圣人来判别呢？答：圣人在就靠圣人，圣人不在就靠圣人的书，标准是统一的。

有人问：五经文辞辩丽吗？答：只有五经文辞辩丽，说天地的没有比《易经》更辩丽，说人事的没有比《尚书》更辩丽，说体制的没有比《礼经》更辩丽，说心志的没有比《诗经》更辩丽，说义理的没有比《春秋》更辩丽，除此之外，文辞辩丽也小了。

有人说：女子有姿色，书籍也有姿色吗？答：有。女子讨厌脂粉扰乱窈窕本色，书籍讨厌淫辞搅乱经典法度。

有人问：淮南王刘安、太史公司马迁，他们的知识很丰富吧？为什么那么混杂呢？答：混杂啊混杂。人们的毛病由知识多造成混杂，只有圣人能够不混杂。书籍不合乎经典，不是好书籍；言论不合乎经典，不是好言论；言论书籍不合乎经典，越多就越累赘。

有人问：《周官》怎样？答：确立事理。《左传》怎样？答：品评褒贬。太史公司马迁怎样？答：如实记录。

时而违背经典时而符合经典，这是《淮南子》；文辞华丽而实用不足，这是司马相如；叙事多叙说长处不忍揭短，这是司马迁。孔子多爱，爱道义；司马迁多爱，爱新奇。

提 要

本篇反映了扬雄的文学思想。一是征圣宗经。他推崇圣人之权威，称“众言淆乱，则折诸圣”；他赞美《五经》文采，称“惟五经为辩”，“舍斯，辩亦小矣”。儒家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唯一依归，“好书而不要诸仲尼，书肆也；好说而不要诸仲尼，说铃也”。这完全是儒家独尊的思想体现。二是依经立义。他以儒家思想为标准进行文学批评。从儒家诗论观出发，他认为汉赋缺乏讽喻作用，“欲讽反劝”，贬之为“雕虫篆刻，壮夫不为”。屈赋尚有诗人之义，评为“丽以则”；汉赋丧失诗人之义，评为“丽以淫”。至于评论其他著作，也都以孔子为衡量标准。扬雄以儒家学说为旨归，评论文学缺乏思想创造，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憾。